

AMTRAK WARS: FIRST FAMILY

美铁之战



第一家族

[英] 帕特里克·蒂利 著 黑曜 超侠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AMTRAK WARS: FIRST FAMILY

美铁之战

第一家族

[英] 帕特里克·蒂利 著

黑曜 超侠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铁之战. 第一家族 / (英) 帕特里克·蒂利著;
黑曜, 超侠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7
(科幻文学馆)
ISBN 978-7-5306-7485-7

I. ①美… II. ①帕… ②黑… ③超…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5819号

FIRST FAMILY by PATRICK TILLEY
Copyright © 1985 by PATRICK TILLE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AIHU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2-2012-105 号

选题策划: 成 全

责任编辑: 成 全

封面设计: 魏程程

出版人: 张纪欣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电话: (0539)2925659

邮编: 2760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谢谢我的儿子彼得·安德烈、友人
布鲁诺·克里斯蒂安帮我修好了汽车，
给了我更落地的人生之匙。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65
第四章	097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51
第七章	173
第八章	203
第九章	233
第十章	267
第十一章	287
第十二章	311
第十三章	331

第十四章 365

第十五章 389

第十六章 419

第十七章 449

第十八章 475

第十九章 503

注:为忠实于原著,全书的英制单位均按照英文原文比对,不再换算为公制单位。

第一章

这会儿，迪克·海伍德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身体，伸了个十足的懒腰，然后，惬意的双手搭在脑袋后面，张开大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视频的荧光在周围闪耀，他眯着眼睛，瞟了瞟其中一个视频，上面显示出的日期和时间：二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七点二十分。

嗯，再过十分钟就轮到格伦·惠勒值班了，而再过十一年，就是公元三千年，这个世纪的尽头。

那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时候，美铁联邦将重新回到蓝天世界，伸出双臂，拥抱蓝天！

可惜，迪克是看不到那个壮美的时刻了，他无论如何都活不了那么久的。再说了，现在许多工作和行动都进展得特别缓慢，实现那个伟大梦想的进程已经远远落后于原来的计划，也不知道能否按时完成。

迪克当然很谨慎，从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对联邦的事业随便评论，特别是吐槽的话，万万说不得。就像所有寻道民一样，迪克一出生，脑子里就被烙印下了一条真理：“人总是会出问

题,只有体制才永远完美!”

迪克值班的时候,眼睛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控制台,上面有二十四台监视器。这些屏幕分为两行、三面,围绕在控制台上。监视器与遥控摄像机相连,这些摄像头都安放在这座没有窗户的瞭望塔的顶端,就在他的脑袋上面不远处。它们就像是监控站的眼睛,永远不知疲倦,机警灵活地监视着周边情况。有了它们的帮助,迪克和其他视像系统的技师们,便能够对周围的地区,也就是站点周边,进行长期的监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持续监控。所以,一旦有敌人入侵,他们便可以立即发出警报,这也是站点的主要目的。那些所谓的敌人,其实就是联邦的宿敌——平原变种人。不过,技师们也没必要整天死守在屏幕前,像机器人一样一动不动。其实每台摄像机都有特别的图像分析仪,预先都设定好了程序,能够对区域内的特定形态的移动物做出反应。分析仪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保安,对自己监控范围内的事物了如指掌,不管是四条腿的动物还是两条腿的人,哪怕一块石头或是一丛灌木,稍微挪动了位置,它都能马上吼叫起来,以声频和视频信号发出特定警报。

迪克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当视像通信系统的值班技师的时段,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小时,他却总是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出现一些异动。千篇一律的日子其实很难熬。可惜,今天还是让他失望了,地面摄像机并未捕捉到任何特殊迹象,他所渴望的特殊场面始终没有出现。不过没关系,他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另外一种好东西,能够舒服地打发时间。他潇洒地一转座椅,轻轻拉开左侧控制台最下面的一格抽屉,伸手从中取出一盒数据盘。这东西刚好藏在抽屉与地板之间,不知道的

人,绝对无法发现。

迪克悄悄把数据盘推进旁边一个录制兼播放的卡槽里,而后将便携式耳机套在耳上,按了播放键,数据盘开始静静播放。正前方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那是黎明的天外之景,天空呈现出浓浓的玫瑰红色,上面飘浮着丝丝缕缕的紫色云层。其中,一条深黄色的细丝渐渐浮现,其边缘柔和,舒展缓慢,顺着地平线往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初升的朝阳即将跳出黑暗的坟墓,成为大地的统治者。影片中更有非法录制的乐声,那是清灵激越、音韵流转的美妙之音,穿过他晕乎的大脑,登时使他激灵得浑身舒畅。

迪克的家乡是沃思堡,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原本是里约·布拉沃篷车队中的一名巡道兵。但是,第三次随车出勤时,他却陷入变种人的埋伏圈,双腿受了重伤,自此之后,就只能执行一些在家留守、看场子的任务。但迪克不想过得那么颓废,便提出申请,去参加视像通信系统技师的地面操作培训。当他娴熟地掌握了一切通信系统的技能后,就被分配到普韦布洛的这个监控站,开始了新的工作。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工作中十分积极主动,而且很享受工作的感觉,渴望着随时上岗。领导自然对这种热忱极为赞赏,给他在下一个季度的评估中额外加了十分,他的信用等级大大提高了不少,能够拿到更高一级的ID卡,于是他便能享受到更多特权。这些额外增加的特权相当不错,能派上不少用场,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但其实,整个过程中最大的乐趣和快感却在于:他心中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击败了这个体制。因为,他骗过了它。

其实,迪克最渴望的就是回到地面,但若是审查员们得知他如此

努力,居然怀着的是这个动机的话,他们绝不会放过他的。

迪克还有个秘密:他狂热地喜欢着天空和云彩。他第一次登上里约·布拉沃篷车队时,第一眼看到地面上那些前所未见的景色,便心醉神迷,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后来,他来到了普韦布洛,便偷偷利用瞭望塔中的摄像设备拍摄外面的景象。日出,日落,那些蔚为壮观的美景,那些像天神睁眼闭眼、俯视大地的奇美幻象,都永远录制在数据盘中。这种事,他当然只能独自一人时偷偷干,获得一种刺激而神秘的快感。

实际上,大多数寻道民都会认为,用看天、看云、看日出日落这些方式来打发时间,简直就很古怪。但这种做法本身却并未违犯第一家族颁布的任何禁令。不过,未经批准而私自偷拍制作数据盘,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迪克并不很确定,自己的行为算二级犯罪还是算三级犯罪。其实,不管是哪一级,一旦被发现,肯定没啥好下场。最危险的是,那数据盘中所配的音乐是被法律禁止的《黑杰克》。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安全之处,将数据盘藏起来。这事可不算容易,不仅在监控站内,在其他任何地方,要偷藏起这样的数据盘,都有很大的困难。监控站里根本没几扇门,挡不了别人的眼光,更何况,可以锁上的更是寥寥无几。在联邦社会中,所有人都强调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团体共一,一起行动,便利共享。“隐私”这个字眼,基本上就不可能存在,而且,也被看作多余。

普韦布洛监控站的寻道民们,都是亲密无间的小团体,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并肩战斗,一起睡觉泡妞。大多数人都如饥似渴地期待着

到地面进行搜索,更期待着敌人们赶快入侵。他们太无聊了,每天干同样的差使,感觉自己就没活着。他们需要战斗,用战斗、击杀,来激发体内的肾上腺素,那样才能具有一种真实的刺激感,感到自己不是一具行尸走肉,而是,实实在在地活着。

但迪克又和大家不同。别人的兴奋,来源于绞杀变种人,那种感觉他自然也体验过,而他喜欢的快感,则来源于望向天穹。那广阔的天空,那多变的天空,都给了他无尽的欢乐。当他看到被阳光染成五颜六色的吉云变幻为耸立的高塔,当他看到漆黑的雷暴云凶狠强悍地席卷蓝天,当他看到飘飞的卷云将天空镶嵌出一扇扇精美的雕花窗户,当他看到天风将团团云朵梳理成那传说中已经灭绝的马的尾巴,他心就满是欢愉、充实与悸动。

四个小时的单独值守短暂而宝贵。那种只有他,只有天,只有自我与自由的隐秘快感,让他像毒瘾般难以戒除。他喜欢孤独,喜欢独处,一切,都只属于他一个人,还有那非法录制的音乐。没有人和他一样,他是唯一的,是与众不同的。“独处”这个词语,在寻道民的词汇中是完全没有的。而他,终于像获得了珍宝一样地得到了这份礼物。

事实上,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值班时,那些傻兮兮地高声吼叫着向站点发起攻击的白痴。那时候警报将会响起,瞭望塔内站满了激动的寻道民,他再也没有机会好好欣赏自己收藏的天空美景了。

除了这些违规之外,本质上,他算是一个很好的士兵。腿伤之后,他只能降级,从事后勤支援工作,但他仍然骄傲地佩戴着自己作为开拓兵的徽章。

变种人始终是他们的敌人，但在他第一次惊奇地看到日出之景时，就对猎杀再也不感兴趣了。他没去计算自己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只是恪尽职守地执行着这项任务。杀戮，杀戮，杀戮，机械式地重复，没有任何感觉和快乐可言。第二次出勤后，他就当上了中士。他却深深迷恋那灿烂的云霞，那金色的阳光。他近乎变态地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但是他内心隐隐觉得不妥和内疚的是，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么痴迷地看着天空，而是扎实地盯住地面，早一点发现敌情的话，他们就不会陷入变种人的包围圈，最后他幸免于难。

今天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没有发现任何风吹草动，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但是天空也并没带来什么好消息。天，仍旧平淡无奇，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一片沉郁，没有任何瑰丽的景象值得被记录，没有什么好看的、美妙的。他心中很失望。有时候，他看着那些飘飞的云朵，灿烂辉煌，绮丽变幻，时而如动物，时而如人脸，想象力的火焰在脑海中点燃，那是最欣愉的时刻。可是今天，云层却凝定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天空昏暗沉沉，雾气朦胧，令人乏味。唯一的一次变幻，是色调稍微调了一下，先是淡淡的紫罗兰，悄然横跨天际后，又渐渐地变浅，延伸到他左侧的视频上后，就变成了淡黄色。

他从身后的桌子上，拿起了一杯爪哇热饮。这是人类在公元三千年前就开始享受的合成饮料，就像大劫难前的咖啡。他过去看过几眼录像资料，对这种咖啡的历史背景略有所知。他端起杯子，吹开表面，杯中涟漪晃荡，咖啡凉了不少。他小心啜吸，又用眼角余光瞥向屏幕。

本以为没什么事，突然眼皮一跳，右上角的那面显示器上，竟有一道细碎光芒一闪。那是一号摄像机发来的图像，六百毫米的远距离

长焦镜头，能够捕捉到远处的任何动静，大伙都称它为“神镜”。

迪克意识到，刚才他瞥见的那道稍纵即逝、针尖大小的闪光，只可能是一架联邦的天鹰战机。阳光的照耀，会令它的双翼发射出亮光，在屏幕中显现成这样的光点。这就奇怪了啊，为什么事先没得到通知，有天鹰飞来呢？一般情况下，每次有篷车队派出空中巡逻机侦查时，他们总会事先通知监控站的，说天鹰有可能进入监控站周边的区域，通常就是以站点为中心，半径十英里的区域。这样的预先通知倒并不只是为了打个招呼、表示客气，而是一套周边空中联络程序。一旦有天鹰战机进行飞越巡逻，瞭望塔上的值班人员就必须严阵以待，做出相应的配合，监听对应的无线电频道，等待接收有可能的紧急呼叫，还必须时时监视领空，为天鹰的搜索任务，或者是救援行动，尽量提供帮助。

迪克确认了，刚才那点闪光并非自己的想象，神镜已将焦距锁定在一个小小的飞行着的物体上。虽说十分模糊，倒是微微发着蓝光，像是鬼火萤火虫。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它现在已进入了镜头最大摄距之内。

迪克赶快敲击键盘，将画面的分辨率调成最大，他还蛮有把握，以为只要一调高分辨率，扩大那模糊的小点，肯定能看到天鹰熟悉的形状。想不到的是，这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这是什么？屏幕上的那东西，像是天鹰，可是又根本不是啊！它根本没装下面有三只滚轮的飞行员驾驶舱，也没有装有整流罩的推进发动机，更糟糕的是，还没有充气式的三角形机翼。一般正常的机翼上，都标有彩色号码，一眼就能辨认出此战机属于哪一列机车。可是，现在的这战……不……这东

西,也许可称之为飞行器,但绝非里根/拉伯克组装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这显然是叛逃者自制的一架滑翔机。机身上是些乱七八糟的绳索和支撑杆构建、固定而成的一副单层机翼,飞行员更是离谱,他悬吊在机体下部,俯卧于操纵位上。他的身上拴着安全索具,双腿笔直地伸向后方,两手抓扶着前面的三角形支撑杆,狂风猎猎,扑面而来,吹得他的身体似乎一颤一颤的。

迪克心中一惊,赶快按下更多按钮,让光学测距仪与神镜同步监测,并且记录下准确读数:距离——三英里,高度——一千二百英尺,估计时速——每小时十五英里至二十英里。他按下了键盘上的回车键,神镜的焦距牢牢咬住渐行渐近的飞行器,并将细部图像显示在屏幕中。只见滑翔机变得更加清晰了,飞行员的动作也更清楚了,他正通过左右摆动悬吊的身体来操控滑翔机的方向和高度,同时,还不时地前后推拉三角形的操控支撑杆。这会儿,滑翔机的距离还是太远,更加微小的细节实在无法分辨,但已经能看到飞行员戴着红白两色的头盔,还有深黑色的面罩。飞行器上下两侧,都没携带任何武器,但谁也说不准,这驾驶者的身上,会不会藏着什么危险武器。

迪克认出了,那种红白两色的头盔,是“路易斯安那贵妇号”篷车队的飞行员的标配。那列车队在春季时,曾驶往普韦布洛运送补给,想不到在怀俄明的一次重大行动中遭到了变种人的攻击,损坏得很严重。他还知道一点,那些叛变的寻道民,也戴着同样的头盔。他们是些偷偷摸摸的小老鼠,三五成群,偷鸡摸狗,在地表这里戳戳,那里嗅嗅,寻找一切丢弃的设备和给养。真是一群令人作呕的可怜虫!地表那无处不在的辐射,早就将他们变异成了一群废物,他们已经不能算

作人类了。这些变节者，不但抛弃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抛弃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更违背了当年宣誓效忠联邦的誓言，背叛了第一家族永远信奉的真理。他们的这种行为，属于一级犯罪，是最大的重罪。当然，这些反社会的叛变者、毒瘤，一旦被俘，通常都是斩立决，根本不需要经过审判。

开拓兵通常称这些叛逃者为违法者，全称是“违犯法规者”，意指其任何行为都违犯法规的个人，法规则是指由第一家族制定并且编写进《联邦手册》的行为法则。

迪克想：“如果这家伙是一名叛逃者，他肯定疯了，要不，怎么会飞近一个监控站？这不找死吗？”不过既然已经是叛逃者了，本身就意味着早已疯狂。他的任务可不是要弄清那家伙为什么来到这儿，他需要做的是警告和监视。时间刚刚好，他忙按下数据盘仓盒的弹出按钮，取出数据盘，随即迅速将它塞回最底层的抽屉下面，又用食指使劲按下入侵报警的按钮。按钮顿时变成了红色，“哗哗哗哗”，五层楼下面的警卫室里，一只高音电子警报器疯了似的鸣叫起来。

这时，视像通信屏幕上便显出一个人的脑袋和双肩来。那是值班军官马特·哈默中尉，他冷酷地说道：“汇报情况。”他是个好斗的家伙，可惜长相没给他增强效果，主要是下巴天生不够长，没有一张显出英雄气的脸。于是为了弥补这缺陷，他拼命锻炼，增强了身体其他部位，但更加突出了他天性中不招人喜欢的那一面。由此可见，他就是个猥琐、卑鄙又威猛的杂种，就仅凭一只拳头，便能把钉子按进石头里。

迪克立即向他报告了情况：“有不明飞行物体正在接近站点。”他

又赶快将神镜拍到的画面回放到警卫室的屏幕上，让哈默看完后拿出方案，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哈默斜过脸，没再看迪克，而是仔细地看旁边的屏幕，上面出现了那个飞行物。

“看来这家伙正朝着我们这儿飞来。”

“没错，从‘神镜’捕捉到他，他就没停下，一直在朝这边飞。”迪克回答。

“你觉得这家伙是从哪里的叛逃者那儿来的？”

“我看不出来，除了叛逃者，真不知道他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飞来，我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飞来找我们。”

“嘿嘿，也说不定是迷路了。”值班军官哈默发出了刺耳的笑声，“没事的。等他一降落，就会发现自己离行刑队不远了。他预计何时抵达这儿？”

“嗯，我看看，如果他保持航向不变，那么，八到十分钟后就到我们头上了。”

哈默点点头，立即转过身子，向屏幕之外的某人说道：“杰克！发现敌人单兵入侵。还无法判断身份，但已经肯定，是个叛逃者，此时正从西北方向我们接近。他是飞过来的。好了，别瞎打听了，立正，给我好好听着！我要三组和四组现在赶快上坡道去，五分钟之内，必须整装完毕。三组守南侧，我带四组守北侧。明白吗？好，行动！”说完，他转过身，右手向前一按，冲视像通信屏幕旁边的一只控制面板按下一个按钮。四级警报启动了。这只比最低一级的待命高出一级。

迪克看了眼瞭望塔外的情形，他对面的一只高音喇叭忽然发出

不绝于耳的警报声。他却没有什么动静，他只是当班的视像通信技师，本来就已经坐在自己的岗位上了，活就干到这一步，没必要再给自己增加额外的事。他的岗位并不需要他再采取任何措施，他反而有一种舒展的悠闲。

但瞭望塔内的其他地方，随着警报声的轰鸣回荡，一组组寻道民都即刻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快顺着地下通道飞速跑动，奔向监控站外围，找到自己的岗位，比如枪炮射击的位置或者站内的其他关键位置。他们全都进入待命状态。

哈默抬眼朝迪克·海伍德的通信屏幕看了过去，问道：“现在，还有其他情况要汇报吗？”

“我想，我觉得啊，把他打下来时，应该尽量留活口。活捉这家伙！”迪克想了想，建议道，“因为大中央站肯定想知道，这个家伙是疯了，头昏脑涨闯过来，还是那些杂碎已组建起了一支空军。这个情报可是极为重要，说不定就靠这个，上面能给我们监控站嘉奖呢。”

“嘿，不错，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哈默说道，“保持联络，用第五频道，另外，把画面传送给玛丽·安。等我松掉几颗大牙之后再联络吧，千万记住，别搞丢目标。”

“是，长官。”迪克答道。

“松掉几颗大牙”是开拓兵的行话，指的是“将执行地面出击任务”。那为什么会“松掉几颗大牙”呢？这里面就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地面到处是辐射，当一个人外出执行任务，就会患上辐射病，随着病情恶化，牙齿便开始松动，接着出现持续性的溃疡和出血。这句话既让人无奈，又带着苦笑的辛酸。